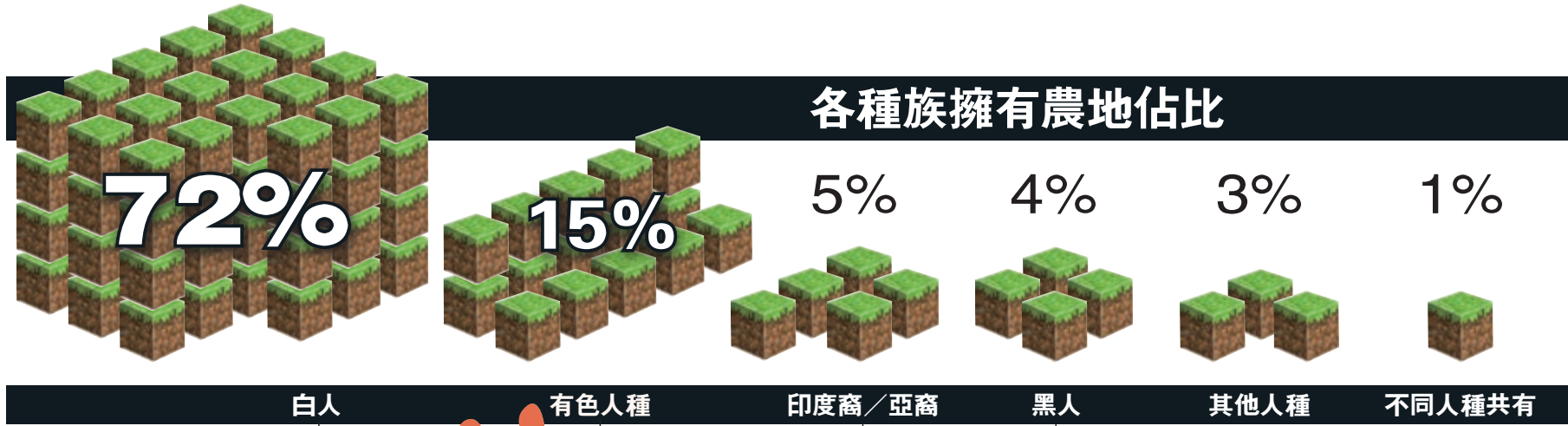


南非民主廿五年 種族平等夢仍遠

貧富差距全球最大 黑人左傾白人右轉



▲在約翰內斯堡，中產居住的Bloubastrand (左)與窮人聚居的Kya Sands(右)界限分明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及中新社報道：南非11日公布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第六次大選的結果，來自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非國大)的現任總統拉馬福薩成功連任。不過，今次非國大得票率首次未超過60%，而極左政黨經濟自由戰士黨(EFF)得票率躍升至10%以上，反映出選民對經濟停滯、貧富懸殊等現狀的不滿。在種族隔離政策廢止28年後的今天，南非依然面臨嚴峻的不平等難題。

寰宇透視

自南非1994年舉行首次全面大選以來，非國大執政至今。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甚至比種族隔離時期結束時更分裂。

10%人口佔71%財富

世銀2018年發布的南非貧困及不平等報告顯示，在全部有可比數據的國家中，南非的貧富差距最大，以前處於弱勢地位的南非人，在25年後的今天仍屬低資產、低技術、低工資、高失業率群體。世銀數據顯示，南非最富有的10%人口佔據了該國總財富的71%，同時最貧窮的60%人口僅佔據7%的財富。

世界銀行認為，南非目前仍是全球最不平等國家之一。當前，南非有五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而被列為極端貧困的白人家庭只有2.9%。雖然白人佔人口總數的比例不足10%，但南非大多數可耕種土地仍在白人手中。

土改進展緩慢

土地問題一直是南非面臨的最嚴峻議題之一。根據南非鄉村發展和土地改革部數據，佔總人口8.1%的南非白人擁有全國72%的農地，同時佔總人口80.7%的黑人卻只佔有4%的農地。

雖然政府1998年修改土地法，確立「自願買賣」原則，由政府出資，幫助黑人弱勢群體購買土地。但基於「協商和解」的溫和土改政策並未根本撼動白人統治時期的社會結構。去年8月，非國大宣布將推動修憲，明訂政府可無償徵收農地，然而土改進程仍推遲緩慢。

土地問題加劇了黑人和白人之間



南非種族隔離制度

歐洲殖民者300多年前抵達南非後不久，一套由白人少數派主導的制度成形。1948年，作風保守的國民黨掌權，該套制度成為政府正式推行的政策。

種族隔離制度法律把人民分成黑人、有色人、印度人和白人，這些種族在學校、辦公地點、醫院等各領域，以及居住點和購物點，都要分隔。某些種族會獲得預留職位，異族不可通婚。

當時佔人口不足兩成的白人不但擁有超過八成的土地，而且控制經濟命脈、掌握所有政治優勢。黑人則無權投票，且被安排接受低等的職位、教育、服務，住在市區外圍被忽視的城鎮或以種族為基礎的劣質地域，還要攜帶限制其活動自由的身份證明文件。

非洲人國民大會帶領反抗種族隔離制度。1991年，時任白人總統德克勒克宣布廢止種族隔離制度。(法新社)

▲約翰內斯堡抗種族隔離者一九五二年反抗種族隔離法新社

的矛盾。白人千方百計阻撓政府徵收自己的土地，而黑人則認為「土地徵收」本就是一個偽命題，他們只是想回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土地要回來。

種族矛盾越發激化

社會不平等及種族矛盾導致南非人正朝着越發激進的方向邁進，反映在今次大選中，即是極左政黨經濟自由戰士黨(EFF)和右翼政黨自由陣線聯盟(FF+)突然崛起。

2013年成立的EFF支持極端經濟改革，如將礦業收歸國有、全面無償徵收土地分給窮人、提供免費大學教育等，對貧窮的黑人來說極具吸引力。對於厭倦不平等和缺乏機遇的南非人，代表窮人和工人階級的EFF為他們帶來了新希望，該政黨2014年首次參選時得票率只有6.35%，但今年則飛升至10.79%，成為議會第三大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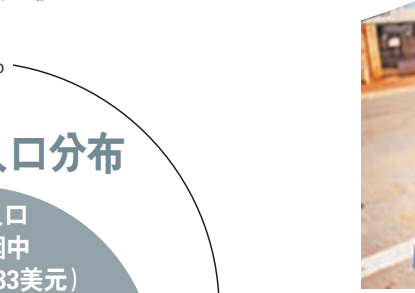
與之呼應，南非白人由於擔憂黑人分走財富，也開始產生極右情緒。較激進的右翼政黨自由陣線聯盟(FF+)以「選擊」為口號，呼籲白人自治，承諾保護白人土地。該政黨五年前得票率還只有0.9%，但今年大幅躍升至2.38%，成為議會第五大黨。

白人右轉也導致南非傳統的中偏右第二大黨民主聯盟(DA)在今次大選中得票率下降約1.5%。分析認為，民主聯盟政策不夠偏激，令白人選民擔憂其能否保護自身利益，因此一部分票源被FF+分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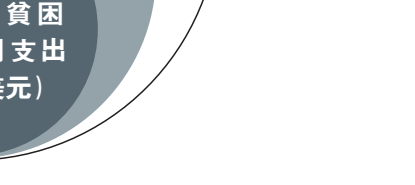
▲在約翰內斯堡南部郊區格蘭維斯塔，人們舉着尋找臨時工作的牌子蹲在路邊



▲在約翰內斯堡南部郊區格蘭維斯塔，人們舉着尋找臨時工作的牌子蹲在路邊



▲有色人種居民范韋克(左)4月18日清理空地結束後回家 法新社



種族	佔比	人數
黑人	64.2%	4413
印度裔/亞裔	5.9%	11900
有色人種	41.3%	4834
白人	1%	12214

註：1蘭特=0.55港元
資料來源：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大公報訊】據南非News24網站及BusinessTech網站報道：南非人對國家的失望情緒似乎在年輕人中尤為明顯。由於前景模糊、升學困難和治安欠佳，大量年輕南非人正不斷向國外移民，以尋找更好的機遇。南非統計局的2016社區調查數據顯示，在2006至2016這十年間，有大约9.7萬名南非人外移，其中大部分為25至44歲。

就業教育無望 年輕人紛出國

根據南非統計局數據，目前南非的失業率為27.1%，而15至24歲合資格投入勞動市場的公民的失業率高達54.7%。少數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幸運兒，畢業後求職仍很吃力。另外，旨在提高黑人、有色人種和印度裔等群體經濟地位、令其獲得同等經濟機遇的「廣義黑人振興經濟政策」反而令年輕白人在很多時候與一些職位擦肩而過。

今年2月發表、由波士頓顧問公司向197個國家的求職者和招聘者進行的調查顯示，南非願意出國工作的專業人士比率高達71%。同時，據非牟利機構南非企業觀察組織(EOSA)估計，黑人專業人士的外移人數比白人更多。

經濟增長幾乎停滯，生活成本卻上升，也導致賣樓和查詢移民手續的數目上升。南非第一國民銀行物業策略師盧斯表示，因移民而賣樓的南非人越來越多，2013年僅為2%，但到2018年末已增至10%。



▲南非工會大會成員今年2月在德班就高失業率進行示威 法新社

混血兒被忽視 更嘆今不如昔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每日郵報》報道：雖然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在25年前就已廢除，但直至今日，「有色人種」一詞仍被廣泛使用，他們包括白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兒，以及薩恩人和納馬人等原住民種族。這類人夾在白人和黑人之間，常感到自身被排擠。

約翰內斯堡金山大學多元化研究中心研究員賈米勒·汗認為，有色人種在殖民和種族隔離統治下都被邊緣化，而結束種族隔離的南非亦未積極正視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約翰內斯堡市郊的埃爾多拉多公園區是有色人種社區，當地很多人自視為不公平制度所害，認為膚色令自己處處艱難。

該社區居民雷泰一家9口住在一起，家裏只有一間小睡房，以及後院的一間臨時小屋。雷泰17年前曾申請搬入空間較寬敞的社會房屋但失敗，

她堅稱這是由於自己的膚色，「我們不夠黑，我們一直被夾在中間。」雷泰的姊妹達琳也抱怨「彩虹之國」是個巨大謊言，這一詞語在南非首次多種族選舉後誕生，意指一個包容多種族文化的國家。

當地居民范韋克與數十名其他居民非法佔據了一塊空地，希望在上面建屋。他說：「我們知道這非法，但是每次我們申請(社會)房屋，從來得不到答覆。我們就像是被遺忘的羔羊。」幫忙清理空地的50多歲女性居民鮑爾稱：「他們說我們什麼也不是，我們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種族隔離時期的生活。49歲的牧師妻子雅各布斯說：「種族隔離時期的政府會照顧(我們的)教育、醫療和房屋，(現在的)政府沒有照顧我們，我寧願過種族隔離的日子。」

▲南非工會大會成員今年2月在德班就高失業率進行示威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英國《觀察家報》及彭博社報道：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南非經濟一直未能走上復甦軌道，失業率高企、貧富懸殊和貧困蔓延三大頑疾長期困擾着南非社會。

南非人掙扎求存 曼德拉光環失色

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生前成功帶領該國擺脫種族隔離制度，其光環也令非國大自1994年起執政至今。然而，近年來南非發展一直

未改善，執政黨還爆出嚴重的貪腐問題，似乎令偉人光環逐漸失效。商業與經濟評估公司Eunomix於4月進行的調查顯示，過去12年中，南非的社會、經濟和管治退化幅度是非戰亂國家當中最大的，同時一項衡量安全、管治、繁榮和福利等領域的指數顯示南非在2016至2018年兩年中，從全球第31位跌至第88位。

南非大學政治學系主任馬芬諾認為，成長於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年輕人似乎不太受「非國大情懷」影響，這也是極左的經濟自由戰士黨得以興起的原因。分析家也指出，甚至非國大內部的年輕領導者如今也和反種族隔離政策的老幹部起衝突，包括曾是非國大青年聯盟領導人、如今領導經濟自由戰士黨成為議會第三大黨的馬萊馬。

▲在約翰內斯堡南部郊區格蘭維斯塔，人們舉着尋找臨時工作的牌子蹲在路邊



▲南非工會大會成員今年2月在德班就高失業率進行示威 法新社

混血兒被忽視 更嘆今不如昔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每日郵報》報道：雖然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在25年前就已廢除，但直至今日，「有色人種」一詞仍被廣泛使用，他們包括白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兒，以及薩恩人和納馬人等原住民種族。這類人夾在白人和黑人之間，常感到自身被排擠。

約翰內斯堡金山大學多元化研究中心研究員賈米勒·汗認為，有色人種在殖民和種族隔離統治下都被邊緣化，而結束種族隔離的南非亦未積極正視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約翰內斯堡市郊的埃爾多拉多公園區是有色人種社區，當地很多人自視為不公平制度所害，認為膚色令自己處處艱難。

該社區居民雷泰一家9口住在一起，家裏只有一間小睡房，以及後院的一間臨時小屋。雷泰17年前曾申請搬入空間較寬敞的社會房屋但失敗，

她堅稱這是由於自己的膚色，「我們不夠黑，我們一直被夾在中間。」雷泰的姊妹達琳也抱怨「彩虹之國」是個巨大謊言，這一詞語在南非首次多種族選舉後誕生，意指一個包容多種族文化的國家。

當地居民范韋克與數十名其他居民非法佔據了一塊空地，希望在上面建屋。他說：「我們知道這非法，但是每次我們申請(社會)房屋，從來得不到答覆。我們就像是被遺忘的羔羊。」幫忙清理空地的50多歲女性居民鮑爾稱：「他們說我們什麼也不是，我們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種族隔離時期的生活。49歲的牧師妻子雅各布斯說：「種族隔離時期的政府會照顧(我們的)教育、醫療和房屋，(現在的)政府沒有照顧我們，我寧願過種族隔離的日子。」

▲南非工會大會成員今年2月在德班就高失業率進行示威 法新社